

STAR CRAFT

HEART OF THE SWARM

謀影重重

作者：Alex Irvine



當經紀人打電話過來時，奧特瑪·德倫特正在閱讀關於他最新企劃的評論，並為了這位自治聯盟菁英評論家的愚昧大發雷霆。他的經紀人告訴他，或許他們想要的是某種不一樣的東西。

「怎麼個不一樣法？」德倫特大聲斥責。「我是德倫特。我德倫特想怎麼製作全像影片就怎麼製作。」

「當然，絕對的，」他的經紀人說。「但我這邊有個提案，你或許會感興趣。頂多兩個星期就可以搞定，還有看看這酬勞。」

在顯示他經紀人肥胖、貪婪臉孔的螢幕底下，一個數字閃了出來，那的確足以讓德倫特接著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客戶想要德倫特做什麼？」

「是一部企業宣傳片，別急著掛斷。你要做的就是替艾西歐姆軍械公司編導出一場戰鬥。他們打造了一種新的戰鬥步行機器人，所以想要用個很棒的東西來向自治聯盟採購官員們進行推銷。他們是你作品的超級愛好者，德倫特。」

這讓他們有別於大部分的全像影片評論家。「一部企業宣傳片，」他譏嘲地說。「對德倫特來說有失格調了。」

「嗯，還有另外一件事，」他的經紀人說。「『*邊陲英雄*』的經費遇到一個有點棘手的問題。」這是德倫特想要拍攝的下一部全像電影，描述一名痛苦的幽靈特務，與註定不能與她結合的神族聖堂武士愛人，攜手面對一波新的蟲族入侵的史詩級大戰。他已經在上面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棘手的問題？」

「簡單來說，我們湊不到足夠的經費。但假如你肯為艾西歐姆完成這項工作，離開拍的日子就越了一大步。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德倫特嘆了口氣。這就是一名堅持獨創性的電影導演所必須面對的困境。「德倫特會拍攝這部企業影片，只要你發誓『*邊陲英雄*』會是下一個企劃，」他這樣說，根本懶得隱藏他語氣的不屑。

「太好了。我會把合約拿給你，但你明天早上就得前往布卡里五號星。拍攝的時程很趕。艾西歐姆軍械想在兩個星期內推銷這個產品。」

「布卡里五號星？」德倫特甚至不知道這星球在哪。

「別擔心，」他的經紀人說道。「到太空港去就對了。」

運輸客機從克哈星起飛還不到八個小時，德倫特正坐在吧台旁喝著一杯伯倫特斯白蘭地，此時一名陌生人走了過來。「奧特瑪·德倫特，」陌生人說。「能在前往布卡里星系的途中遇到如此卓越的藝術家，真是我難得的榮幸。那個星系沒什麼藝術可言。」

「德倫特覺得，那種情況恐怕還會繼續，」德倫特說。「德倫特已經淪落到必須替大企業製作全像影片了。是支廣告。」他有一點喝醉了，情緒極度的陰沉。

「真的嗎？是替艾西歐姆？」

「很遺憾的，沒錯。」

陌生人伸出了他的手。德倫特和他握了握手。「你可以叫我伊萊，」他說。「我想給你個小小的提議。」

德倫特很久以前就知道要小心酒吧陌生人口中的提議，但此刻除了聽，他還有什麼好做的？「什麼提議？」

「你要替艾西歐姆新的新式重型步行機器人『戰犬』，製作一部推銷影片。」伊萊用如同在記憶中回想的方式說著。

戰犬，德倫特想著。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那機器的名字。

「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我替艾西歐姆工作。但也替其他人工作。我聽說各種事情，知道各種事情。」

德倫特覺得對方聽起來很可疑。

「事情是這樣的，」伊萊說。「有一些人想讓戰犬進入量產階段，而另一些人則不想。現在，你幫助艾西歐姆可以得到一筆酬勞；但假使我給你兩倍的酬勞，要你去製作另一個更為有趣的企劃呢？」

德倫特的雙眼眯了起來。他喝了一小口白蘭地。「你說『有趣』是什麼意思？」

「把它想成一道形式上的難題吧。你能製作一部看起來是在吹捧戰犬，但實際上指出其弱點的全像影片嗎？我有些朋友願意為那樣的企劃付出高額的酬勞。唯一的條件就是必須由德倫特製作。」

「你馬屁拍得還真明顯，」德倫特說。

「是啊。我跟你說，」伊萊繼續說。「先不管酬勞，你知道艾西歐姆軍械是一群貪婪、野蠻的殺人犯，他們會用這個新開發出來的戰犬來鎮壓整個星區內合法的反對活動。」

「他們也可能用它來對抗蟲族，」德倫特說。

「你就繼續這樣說服自己吧。戰犬唯一被拿來對抗蟲族的機會，就是在他們鎮壓完整個星區的反對活動後還剩下足夠戰犬的情況下。你還沒有看過那個單位，它的設計是用來進行近距離反車輛與反裝甲作戰，再加上一點點防空能力。你認為用那對抗蟲族有用嗎？有誰會設計一個必須衝入蟲群之中才能發揮效用的單位來對抗蟲族？」

德倫特考慮了一會兒。他不是個戰術專家，對軍事設備的生產製造當然也一竅不通。伊萊真的這麼確定這些戰犬原型機在進入全面量產之後的用途嗎？伊萊的話聽起來很有說服力，這點無庸置疑；而那筆錢也很值得考慮。但是他已經簽訂了一份合約。

不過，如果他的全像影片最終被用於和他認知相反的用途上，他還應該死守著合約的約束嗎？德倫特也不是個道德學家。他是個高藝術價值的全像影片製作者，現在卻淪落到只向錢看齊。

但德倫特轉念一想，他領悟到這個提案對他的要求，是在一個宣傳品中再加入一個宣傳品，是個表裡不一的全像影片，是個自打嘴巴的宣傳紀錄片。在領悟到這點的瞬間，他突然產生興趣。那是藝術。他是個藝術家。

此外還有那筆錢。艾西歐姆酬勞的兩倍？而且沒有經紀人的佣金？「*邊陲英雄*」開工製作第一天的景象在德倫特的腦中躍然飛舞。

「我跟你說吧，」他說，故意模仿伊萊的話。「德倫特答應你。」

艾西歐姆的死活關他什麼事？

在那時，這對德倫特來說是場遊戲，遊戲目標是製作出能滿足他雙方雇主的全像影片，而在那之間，還有參與一項間諜秘密計畫的興奮感！

他甚至在腦中想出了一個新故事的梗概，可以用於「*邊陲英雄*」之後的下一個企劃。在故事中，一個遭到誤解的全像影片導演發現自己被捲入企業間間諜活動，而整個星系的命運處於危機邊緣……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伊萊拿出了一台小機器，讓德倫特看了在它螢幕上的一個數字。「現在先給一半，當你完成作品時再給另一半。」

德倫特舉起了他的酒杯。「讓德倫特請你喝一杯酒，」他說。

找到自己的包廂後，德倫特便在白蘭地的幫助下陷入沉睡。之後不久，他們便進入了布卡里五號星的衛星軌道，德倫特正夢著他還沒開工的全像影片。當船上的人工智慧正在通知所有乘客，登陸程序已經開始，而且前往布卡里五號星表面的最後一次軌道跳躍將在一小時內離開時，德倫特從夢中醒來，勉強的趕上了最後一班軌道列車。在那一小時後，他跟達立歐·切魯利會了面，便跟著切魯利到位於這星球的工業設施裡的房間。切魯利就是他的經理，也是艾西歐姆所選的公共關係宣傳員。艾西歐姆軍械在這行星上建造了龐大的生產、製造與行政綜合設施，然而除了大量的高能瓦斯礦藏與其他自然原料之外，布卡里五號星並沒什麼可取之處。

「讓我帶你四處看看，」德倫特把設備放進房間裡之後，達立歐這樣說。他帶著德倫特進行了一趟無聊且敷衍了事的設施導覽。德倫特真希望自己喝了酒。

當他們離開綜合設施，走進行星上乾燥且風大的午後環境時，事情變得稍微有趣了一點。熾烈火紅的太陽掛在天上，布卡里五號星四顆衛星的其中之一高掛太陽前方，彷彿太陽神臉上的一顆痣；另一顆衛星低垂在東方地平線上方呈弦月狀。德倫特不喜歡溫暖的天氣。他開始流汗了。

「這裡將成為試驗場。嗯，我的意思是，這裡本來就是試驗場，但這將是你的主要拍攝地點，」達立歐揮了揮手臂，向他展示一大片被重型柵欄圍起來的廣闊、破碎的岩地。「我們得拍攝生產設施的片段，也會和員工進行一些訪談。我們先選了幾個應該很適合這個企畫的人。」

這個人摸到了德倫特的逆鱗，他內心暗想：*我要拍什麼還有要和誰談話，還要讓別人替我決定？。我才不是一個軍火製造商的宣傳員。我可是德倫特。*

但他說的卻是，「好。」

「太好了，」達立歐說。他們沿著試驗場的邊緣走。「我知道你會想先做點探景工作，好想出在哪裡擺設你的全像攝影機。我們很快就……喔，這可真尷尬。」

他們來到了一個地形微微隆起的地方，龐大的工廠建築林立在他們左方，試驗場則在他們右後方。在前方有一大群建築物，德倫特覺得稱之為小鎮也說得過去。那地方給人黯淡陰鬱的感覺；就在連接該地與工廠之間的那條半公里的道路上，有數十人正一面大喊，一面揮舞著標語。在那群人中央，有一個顯目的女人，當她號召工人們並齊聲呼喊出他們的口號時，陽光照在她紅色的長髮上。

「這是怎麼回事？」德倫特問道。任何令他感到興趣的東西，他都得弄個明白。那是個引人注目

的景象。

「那是我們一些工人的住所。我們不需要到那裡去。如果我們——」當四台車輛從工廠綜合設施開出來時，達立歐突然住口了。那些車輛朝著示威的工人們駛去。在那之後不久，整個情況爆發成一場暴亂。德倫特看到穿著制服的艾西歐姆軍械保全動用了長電擊棒和聲波群控裝置。救護車出現了。他們聽到的喧鬧聲絕大部分是由尖叫與大吼交織而成。率領抗議者們的女人就站在暴亂中間，高舉她的雙臂並呼喊著德倫特聽不清楚的口號。

不只是間諜活動，還有勞資衝突！這趟旅程的收穫，比德倫特原本預期的來得多。一名保全警衛用棒子敲向她的頭部側面，然後她的身影就這樣消失在混戰之中。

「這實在令人無法接受，」達立歐說。他打開手持通訊器並打給某個人。「萊利，」他說。「我正帶著德倫特參觀試驗場。現在真的有必要這麼做嗎？」

德倫特聽不到通訊器另一頭的回應。

「沒有，我說的正是這個。沒有人和我商量過。時機啊，萊利，時機。我們晚點再談。現在，你把他們叫回去，我說的就是立刻。不准延遲。叫他們滾開。」

達立歐啪地關上通訊器說，「對於這件事真的很抱歉。人就是這樣，你懂的。那些工人老覺得我們霸佔在他們應得的錢堆上。」

保全警力撤退之後，混亂平靜了下來。數名示威者躺在路上或附近不遠處。德倫特沒辦法分辨他們是否死了。救護車也撤退了。其他工人走向傷者，並將他們帶回公司建造的小鎮裡。德倫特最初看到的那位女人臉上還流著血，卻已經在指揮救治傷者的工作。她真是個傑出的典範啊，莊嚴、優雅卻又狂熱。

野蠻行為，德倫特心裡想，並且很高興地在達立歐不知情的狀況下，設法拍下了一些片段。他是德倫特。不管到哪，他都會帶著攝影機捕捉他周遭的環境。他的襯衫和腰帶都經過特製，可以將微型攝影機放在鈕扣與皮帶扣中。他戴在右手上的戒指是另一個微小的鏡頭。當他沒有在講述其他故事時，他就講述自己的故事。當然那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因為德倫特不能想像他自己的死亡。

「平常不是這樣的，」達立歐說。他看著德倫特，德倫特則看出達立歐緊繃的神情。艾西歐姆的工作比德倫特想像中的更有趣——也比達立歐預想的有趣更多。德倫特喜歡看到他不應該看到的事物。「艾西歐姆很小心地和員工們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當然了，」德倫特說。他很想知道那紅髮女人的名字，並詢問是否可以訪問她。當然，達立歐是絕不會允許的，但有其他辦法嗎……？

「嗯，好吧。你已經看過這個區域了。你現在大概想休息了吧？我們得在你設置好攝影機後儘快開拍。時間就是金錢。」

為了「邊陲英雄」，德倫特同意了。他們往獨立於工廠、距離公司小鎮很遠的行政綜合設施走去，並在路上碰到了伊萊。他顯然在等待他們。「達立歐，」他說道。「看來你已經為德倫特導覽過了？」

「而且還發生了點意料外的事情，」達立歐說。

「我有聽說，」伊萊回答。「那還真糟糕。」

達立歐聳了聳肩。「我們都是成年人了。工人們永遠不會滿足。當他們讓不滿的情緒演變成群眾動亂，為了絕大多數對艾西歐姆心存感激的員工，艾西歐姆有責任維護安全的工作環境。這種事情偶爾是會發生。當然，這很令人不愉快，但是艾西歐姆總是嚴格自律，做出合法且人道的回應。說到這裡，我還沒為你們互相介紹——伊萊，這位是德倫特。德倫特，這位是伊萊。」

「我們見過面，」伊萊說道，但他又和德倫特握了一次手。

「喔，當然。在船上。伊萊是我們的顧問之一。」

伊萊對德倫特眨眼示意。「我們在途中有機會聊過。很高興能見到如此有名的藝術家。」

隔天清早，為了找出擺放固定式攝影機的好位置，德倫特正在掃視荒野地形。就在這時他見到了伊萊。動態片段大多是以機動式鏡頭拍攝，但德倫特認為有時得靠固定不動的視點，才能實現全像影片的故事描述。以這點來說他或許算是守舊派。但他是德倫特。

「有些事情得先告訴你，」伊萊告訴他。「這樣你才不會在拍攝時受傷。」

「我為什麼會受傷？我以為你說過這些戰犬其實是太空工程車，只不過裝了比較大把焊接槍。」

「你是個藝術家，德倫特。你明白，要製造效果需要用一點誇張手法，對吧？」

「我寧願能清楚明白自己的處境，」德倫特說，而且罕有地用上了第一人稱代名詞。他對此感到很反感。

「是戰犬在示範用的控制系統。這個系統有些可以入侵的漏洞。」

德倫特沒有心情拐彎抹角。「你直接了當地說，」他做出如此要求。

「到時候，作為標靶的機具不會像標靶一樣進行戰鬥，」伊萊說。「我們決定採取一些手段，來確保你拍到的東西是我們雙方都想要的。」

我們雙方，德倫特想著。「是這樣嗎？」他說。

「我只是說到時候戰犬的樣子會不太好看，」伊萊繼續說。「我告訴你這件事不只是為了你的個人安全，也是為了讓你在執導時先有準備。把拍攝全像影片的東西擺在正確的位置，多多拍攝戰犬被燒個精光的鏡頭，你明白嗎？」他把酒喝乾並站了起來。「很高興看到你。明天會是個大日子。」

他朝旅客套房走了回去，留下德倫特在原地思考他的選擇。

隔天清早，因為達立歐想確認日程表，德倫特便前往艾西歐姆軍械主要工廠旁邊的行政設施與他見面。他們將德倫特的要求討論了一遍，包括在試驗場裡要有空間架設十台以上的遙控式全像攝影機，還有一個專門為導演打造的平台，上面要能接收從每一部攝影機傳送過去的影像；還要擺一張德倫特從克哈星運過來的椅子。他拍攝時一定要坐它。

「等這些完工，全像攝影機也就定位以後，我們就能開始拍攝，」他說。

「沒問題，」達立歐說。「我馬上派人開始進行。」他把德倫特暫時留在他辦公室裡。德倫特趁機拍攝了整個辦公室還有窗外的景象。從那裡，他可以越過工廠的一角看到工人的小鎮。以工廠而言那裡的景象十分壯觀：廣大無邊的土地，上面到處都是起重臺架與煙囪；起重機把數噸重的原物料搬運到鼓風爐的高熱火口，車床發出巨響，鉚釘槍發出像機關槍一樣的吵雜聲。布卡里五號星的這個地帶幾乎從不下雨，因此許多工作都在室外進行。德倫特對此感到驚奇。

綜合設施邊緣一座被圍牆環繞的場地中，站著已完成的戰犬原型機；德倫特數出有四十七台。它們有七公尺高並以雙足站立，擁有關節的腿部能在崎嶇的地形上快速移動。飛彈架被裝設在相當於人類肩膀的位置，雙臂末端則是數個砲管。德倫特想起了伊萊關於太空工程車的評論。那是真的：戰犬的底架和這種常見的工程單位頗有相似處，然而戰犬的體型龐大許多。太空工程車的操作員會把雙臂及雙腿伸入該單位的外骨骼，戰犬的操作者則全身坐在其軀幹內，並以大量的神經同步介面控制四肢與武裝系統。德倫特發覺自己很期待能看到戰犬實際作戰的情況。

從那裡也能看到試驗場，德倫特把它拍了下來。他喜歡這個角度，透過行政辦公室的有色玻璃捕捉所有景物。這能和在試驗時拍到的未修剪片段形成很棒的對比。

達立歐回來了。「你的平台會在今天晚上建造完成，」他說。「包括螢幕和所有東西。我自作主張派人把你的椅子從你的房間搬過去了。」

這種漫不經心地破壞他隱私權的行為，讓德倫特不禁暗暗發怒，但是他什麼都沒說。在鏡頭上，這種傲慢能提供相當的樂趣。

「我正從窗子這裡看著下面的原型機，」他說。「它們跟太空工程車很相似，不是嗎？」

達立歐笑了。「事實上它們的確很相似。這是有故事的。即將成為戰犬量產機的第一台原型機，正是一台太空工程車。它是屬於一個名叫亞寇夫·伊烈夫的工程師，當時他在一顆鳥不生蛋的偏遠星球上替一間小型採礦公司工作。我已經忘了是哪間，但是我能替你把它查出來。」

「不，請繼續，」德倫特說。

「你正在拍攝嗎？」達立歐問。

「那樣你會看到一台全像攝影機，不是嗎？」德倫特反問。「當德倫特在拍攝時，世界都知道。」

「沒錯，」達立歐繼續說。「喔，伊烈夫當時在開發一座受當地惡棍騷擾的礦場。他替幾台太空工程車換上了不同的武裝，好在惡棍回來時，送他們一個大大的驚喜。公司的管理階層對此並不高興，因為他們已經把保全事務分包出去了，這會讓他們失去立場。而讓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們因此打算開除伊烈夫——但就在當時，艾西歐姆買下了那公司。這是我來這裡工作之前的事了，但據我了解，伊烈夫的方案與設計有被包含在併購案中。」

德倫特決定要和這位亞寇夫·伊烈夫見面。「現在這個工程師在哪？」他問道。

「不清楚，」達立歐回答。「我想他退休到某個安靜的地方去了。他很有天分；那無庸置疑。但他的個性不適合在大公司環境中工作。真要說的話，他是一個巧匠。個性有點孤僻，不喜歡和別人來往。」

從話裡推測，德倫特猜想伊烈夫是被迫離開了，他的設計也在併購合約的條款下遭到侵佔。這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中能找到這故事的各種版本。他對此不感興趣。

然而他對伊烈夫這號人物頗感興趣。德倫特要找到他。因為在達立歐替艾西歐姆塑造出的公眾形象背後，看起來隱藏了各種事情，還遠比德倫特預料的多。真有趣。經過德倫特之手，這部影片的成就會遠比艾西歐姆所應得的還要偉大。

此刻，他唯一的疑慮和前一晚伊萊告訴他的事情有關。他以委婉的方式切入主題，「我比較想要能個別指揮每一台戰犬的動作。」

「恐怕那是不可能的，」達立歐說。「我們得讓真人操作員駕駛他們。這是我們仍得使用真人的部分之一。操作者都是從我們的組裝技師中精心挑選出來的。」

德倫特打了個冷顫。假設人工智慧被篡改過，那些操作員……他們是死路一條。那是德倫特第一次完整理解到他所涉入事件的全貌。而他立刻下定決心，在明知那些無辜的工人們將被坦克與維京戰機炸成碎片的情況下，他絕不能參與此事。不，他不是個道德學家，但他也不是那種能眼睜睜看著慘事發生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是個藝術家，是一個講述故事的人。就在他得知真相，發現伊萊打算屠殺一群戰犬操作員的時候，他第一個反應便是把自己的處境轉化成了一個故事。這故事的開頭是亞寇夫·伊烈夫的設計被侵佔這個事件，而結局是……什麼？關於那點他也還不知道。但他不是個戰地記者，他不能無動於衷地看著人們死去卻什麼事也不做。

德倫特領悟到正是像艾西歐姆戲耍伊烈夫一般，伊萊也同樣戲耍著他。他被當成了一個替死鬼，他的能力與藝術受到侵佔，被用於一個令他作嘔的用途之上。德倫特在布卡里五號星上有一群敵人要應付了。

對他來說最自然而然的武器就是他的導演之眼與他的全像攝影機。他要運用這些來對抗他們。德倫特一想到這裡，心跳開始加快。

「如果你想的話，你可以為操作員們作簡報，」達立歐說。「我能替你在早上召集他們。我們需要他們將一些特定動作表演給潛在客戶看，但只要不超出這個範圍，艾西歐姆當然希望讓你的工作越輕鬆越好。」

「不，」德倫特說。「如果他們不能接受指揮，我就完全不插手。折衷的辦法只會降低述說故事的品質。」

「你是導演，你決定。」達立歐說。

的確，德倫特想著。第三個企劃開始成形。這企劃包含且取代了最初接到的工作，與他後來在船上包廂內同意的破壞行為。這是一部真實的紀錄片，描述遭受壓迫的工人們淪為製作宣傳品的犧牲者。（而他被教唆進行協助！）但是，假如他能扭轉局勢，讓這部宣傳品的內容變成受壓迫的工人們發現自己即將成為犧牲者，反過來在與壓迫者的對壘中取得優勢，結果會如何呢？

他能做些什麼來讓那種情況發生呢？

那天深夜，德倫特溜出房間並走出行政綜合設施。「我是德倫特，」他對守衛說道。他晃了晃一台全像攝影機。「我正在製作一部全像影片。今晚我想要搜集一些綜合設施和試驗場在晚上的景象。」

守衛查詢之後，發現他被列為有貴賓特權的來訪承包人。他揮手讓德倫特離開，什麼話也沒說。德倫特通過了，心裡因為守衛沒提到看過他的作品而惱火。在這裡的人都做些什麼事來維持文藝氣質啊？

走出大門守衛的視線範圍之外，就沒有人再監視他了。他沿著工廠與試驗場的邊緣走，手上拿著一對手持式全像攝影機，讓他可以用連線取得這兩台攝影機的影像訊號，並能把它們丟到路旁的雜物與工業廢棄物堆裡而不被注意。又或者，他想，他可以把它們交給某個人。當他來到道路時，他看到工廠大門有人看守，但通往小鎮的路是開放的。艾西歐姆看來並不在意工人們做些什麼事，只要公司的主要資產有受到保護就行了。但毫無疑問的，艾西歐姆肯定有派間諜和線民混在工人們之中，以徹底剷除反叛者中的意見領袖。

德倫特看著頭頂的天空，並做了他和守衛提過的事。他拍了工廠、風景與布卡里五號星夜空的建構影像與全像影片。在空中可以看見三顆衛星，其中一顆重疊在另一顆之上。這是德倫特從來沒有看過的事。他花了幾分鐘專心地看著這景象，思考著偏蝕、遮蓋、消失與重現等種種概念。他看著兩個重疊的衛星逐漸地分離，心中對宇宙的奇景感到著迷與驚奇。接著，就是回去工作的時候了。還有一部全像影片等著他去完成。

公司的小鎮昏暗且雜亂。那裡有一條主要的街道，兩旁是二或三層樓的組合屋。有幾間酒吧與一座全像戲院，播放著一部卑劣的垃圾作品；按照德倫特的說法，導演是個「模仿過去一些低能模仿者的低能模仿者」。人們在他經過時上下打量著他，但並沒有和他說話，而是被視為一名闖入者。他們的懼怕與敵意極為明顯。有一陣子，德倫特擔憂自己的安全，但是他的好奇心勝過了那些擔憂。他的微型全像攝影機把所有的事物都拍了下來。

走進小街內，德倫特看到的是一片骯髒雜亂。建築物前面的垃圾堆顯示了極度的貧窮。窗戶都破了，屋頂也搖搖欲墜。德倫特把所有都拍了下來。他走在主要街道上直到看見兩個男人從其中一間酒吧走了出來。他似乎認出了其中一人曾在示威人群中。高大、禿頭、傷疤累累，彷彿他曾經參與過戰鬥一般。而另外一人正在用食指和拇指調整著一顆鬆動的牙齒。「抱歉，」德倫特上去攀談。「我是德倫特。我有看到那場衝突。」

「去死啦，」有鬆動牙齒的男人說。

「當時有一個紅髮的女人。真是個美女，」德倫特說。

兩個男人都停了下來並仔細地打量著德倫特。「你是那個全像影片導演，」禿頭男人說道。「德倫特。」

「我就是，」德倫特很高興能被認出來。

「我們聽說過你的事。你正在製作一部戰犬測試的全像影片。艾西歐姆軍械的公共關係部整天說個沒完。」

「對啊，」有鬆動牙齒的男人說。「那正是我們會去示威的原因。我們以為只要有你在，他們就不會對我們出手。看來幻想是破滅了。」

你不知道的是，要是當時我不在，情況可能會更慘的，德倫特想著。

「你想要和艾拉講話？」禿頭男人說。「很難。她不會和一個艾西歐姆的走狗講話。」

「會，她會的，」德倫特說道。「有件事情她必須要知道。」

「這樣吧，」禿頭男人說。「我帶你去見她，但只要讓我聽到我不喜歡聽的話，我就會一腳踢爆你的屁股，讓你一路飛回克哈星去。我坐過牢，我看過戰爭，我曾經因為錯過早餐而吞了一隻他媽的異化蟲。明白嗎？」

「明白，」德倫特說道。「她在哪裡？」

結果她就在附近的另一間酒吧裡，被忠誠支持者圍繞著，而他們看著德倫特的眼神就好像他是某種有傳染病的東西。「我在昨天的爭論中有看到妳，」他邊說邊走向她。

「那又怎樣？」

「妳叫什麼名字？」

「艾拉。」

「艾拉。我是德倫特。」他等待她認出他的名字。但她並沒有認出來。德倫特壓抑了他的怒氣並

繼續說道。「就讓我們直接了當地說吧。」

他把情況和她說了，竭盡他的所知，卻略去了他從艾西歐姆軍械與公司內部間諜雙方都收過錢的部分。「你的技術人員裡有沒有，該怎麼說，擁有同情心的人呢？當然，我不問名字。」

「有又怎樣？」

「你或許會想要告訴這個人，明天有人打算篡改控制系統。據我所知，戰犬即將面對的對手，將比他們想要你們相信的強大許多。」

「該死的東西，」艾拉咬牙切齒地說。「這是圈套，他們要把我們誘進一場大屠殺裡。是伊萊。沒有什麼東西比那傢伙更下賤了。他是那種死掉後，宇宙反而更美好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的確，」德倫特說道。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只是一時之仁？」

「德倫特做事只為了自己。另外，或許妳可以考慮一下。如果能阻止這場陰謀，一支戰犬小隊或許能在勞資談判中成為極為有力的籌碼。」

隔天早上，艾西歐姆的員工們聚集起來見證這場演習。德倫特已讓攝影機就定位，還把兩台手持式攝影機交給了艾拉。離開布卡里五號星時，德倫特將擁有一篇他始料未及的故事。在過去的幾個小時裡，就連「*邊陲英雄*」的念頭都被擠出了他的腦海。他全副心力都專注於這裡，還有現在。他感覺充滿了活力。

試驗場是個直徑五百公尺的粗略圓形場地。許多岩石突出物環繞在外側，讓場地呈現一個淺碗的形狀。場地上到處都是斷裂的岩石結構，場地邊緣則布下了攻城坦克的陣式。在碗形的北側地面，則安排有成群的老舊巨人機種與維京戰機的空陸混搭部隊。

德倫特爬上了起重臺架並凝視場景。一組螢幕排成弧形，安裝在他導演椅的周圍；每台螢幕都連結一台遙控全像攝影機，為他播出從試驗場某處傳來的影像。他確認時間後連絡達立歐。「德倫特準備好了，」他說。

「很好。」達立歐說。

在靠近工廠的這端，有兩道卸貨區的大門打開了。兩道門內各自走出一排十多台的戰犬。根據簡報資料，德倫特知道將會有一連串事先安排好的演示，但他也知道如果艾拉成功地防止人工智慧

遭到竄改，就沒有人能夠預測即將發生什麼事。一旦拍攝開始，他們就得為任何事做好準備。他將他的註記設定在一台伸手可及的螢幕上，並觀看著一台攝影機傳來戰犬進入試驗場的影像。

達立歐也給了他一段讚頌戰犬優點的旁白。德倫特決定在收到未剪輯影像時才第一次播放它，好讓初始素材兼具自然發生與有所準備的感覺。

艾拉的身影出現在兩台手持式攝影機之一傳來的影像中。「成功了，」她說。「人工智能將會正常運作。但你的朋友伊萊也在試圖竄改人工智慧的那群人裡。他看到我們之後就逃走了，你可能得小心防範他。」

他會來找我的，德倫特領悟到。德倫特自己也成為德倫特所述說故事中的一個角色。但這是他唯一的選擇。

「我們晚點再擔心這件事，」他說。他很興奮，就像過去每一次企劃剛開始，連他也不知道結果如何的時候；而和大部分企劃相比，這次的工作更充滿不確定性。「現在該開始拍攝了。」

德倫特打給了達立歐，他正在工廠入口附近，從一台螢幕上觀看。「所有東西都就定位了嗎？」德倫特問道。

「我們都準備好了，就等你開始。」

德倫特開始播放旁白並說道，「開拍。」

嗨，我是艾西歐姆軍械的達立歐·切魯利，今天我要來和你聊聊戰犬。

兩組戰犬進入了試驗場。第一組向前衝鋒與坦克交戰，第二組則緊跟其後提供空中支援。這全都照著德倫特從達立歐取得的劇本走。一組被漆成蟲族飛螳的輕型裝甲無人飛行器在試驗場上空出現，場面完全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著。

戰犬配備了數組的「旋風」中程對空防禦飛彈，會在偵測到敵方飛機或飛行生物時自動啟動。步行機器人們對著無人飛行器發射飛彈彈幕，並將它們從空中擊落。殘骸掉落在德倫特其中兩台攝影機的附近。太美了，他想著。從他的通訊器傳來達立歐的聲音，「我喜歡。你聽明白了嗎，德倫特？」

「德倫特當然聽明白了。」*好像德倫特有可能「不明白」一樣*，德倫特想。

在另一個頻道，伊萊切了進來。「德倫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先前都講好了！」

「伊萊，先前並沒說要德倫特成為大屠殺的幫凶，」德倫特說。

「你收了錢。」另一波飛彈彈幕穿過之前那些無人那些飛行器的位置，擊碎了一架盤旋在試驗場遠處的無人維京戰機。煙霧繚繞天際，擋住了陽光。光線效果令人驚嘆，光影與煙霧交織出強烈的情緒。德倫特幾乎要戀愛了。

「你對那筆錢的用途也沒有說實話，」德倫特說。「德倫特並不覺得你佔有道德的高地。」

「你知道那筆錢不該被用在哪裡嗎？它不該被用來謀劃一場政變；沒錯，不該被用在這裡。它也不該被用來把我丟進一群工會瘋子的準星前面。你大有可能害我被殺了，你這雜碎。」

「伊萊，德倫特很忙。」

「天殺的德倫特死定了。」伊萊突然切斷了通訊。

領頭的戰犬組已經走到預先布置的攻城坦克位置，坦克們發射的砲彈只在戰犬隊形中擦出一點火花就掉落地面，沒有引爆。「若不是你告訴我們，人工智能就會啟動那些砲彈的引爆器，德倫特。」艾拉說。「算算你拯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吧。」

德倫特對這並不感興趣。他正在製作一部全像影片。

為了因應近距離反車輛作戰，戰犬的主要武裝系統採用了能發射艾西歐姆新型「指向性電漿力場充能子彈」，或簡稱電漿充能彈的磁軌砲。這種火砲的特色是把一顆重型子彈的射出速度提高到每秒三千公尺。子彈本身填充了電漿，能在命中點擴散成一個緊密集中的錐形。電漿充能彈比電磁武器更有效、能更快速地打穿裝甲，同時除卻高爆性軍械造成連帶傷亡的可能。

戰犬們以密集隊形包圍了攻城坦克群。電漿充能彈射擊系統的短砲管閃爍著電漿擴散的藍色光芒；同樣的光芒也在坦克車體上閃爍，坦克一輛接著一輛爆炸，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內解體並起火燃燒。在它們後面，半數戰犬與維京戰機進入交戰；按照預設，那些維京戰機會在第一組戰犬與攻城坦克交戰時做出回應。有些維京戰機當場燃燒並融化掉了。有三台勉強完成了它們的自動化變形，進入飛行模式，然後遭遇從三個不同方向襲來的戰犬飛彈齊射。德倫特同時從數個角度觀看所有情況，心中充滿了看見這影片成形的喜悅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不知道。

*戰犬具有瞬間在電漿充能彈與防空火砲系統之間切換的能力，能快速因應戰場上多變的威脅。*艾拉的聲音從德倫特螢幕上的揚聲器傳了出來。「伊萊朝你那邊去了。他手上有槍。」

「德倫特沒有武器，」德倫特說。

「情況在掌控中，」艾拉說。「繼續拍攝。」

當然，德倫特想著。從安裝在工廠圍牆上的擴音器中，傳來了一陣高音警報器的刺耳噪音。一開始德倫特以為那只是場景設定，只是達立歐的小小即興創作，他會採用它。直到伊萊的聲音從擴音器傳了出來，他才發覺事情完全不一樣。「我是伊萊·貝爾福。艾西歐姆的資訊系統出現了一個安全漏洞。必須立刻拘留奧特瑪·德倫特。所有操作戰犬的技師必須立刻撤離。終止戰犬測試。重覆，終止戰犬測試。」

「放屁，」艾拉的聲音從德倫特面前的揚聲器傳來。

然後德倫特看見了伊萊，他正從工廠角落繞過來，還拿著像是來福槍之類的東西。德倫特不是單兵武器的專家。伊萊朝德倫特起重臺架的上空開了一槍示警，並指著他。「拘留他！測試結束了！進入一級警戒！」

德倫特越來越不安。他從未被拘留過，也不希望有這方面的經驗。

「德倫特，我們已經控制住情況了，」艾拉說道。「不要在這時候臨陣退縮。」

德倫特完全不覺得情況像在控制之中。另一發示警的子彈從他頭上嗖一聲飛過，但是他仍然繼續拍攝。戰犬們在試驗場中進行大肆破壞，摧毀新登場的無人車輛與飛行器。一對惡狼爆炸化為火柱，電漿充能彈的藍色火光在其殘骸間跳躍貫穿。六架亡靈戰機解除匿蹤，以鬆散的弧形散布在試驗場上空，卻遭遇一波飛彈之雨的迎擊。砲火發射和撞擊聲幾乎讓德倫特的聲音設備超出負荷。

「**進入一級警戒！**」伊萊的話從擴音器響亮地發了出來。保全車輛從面對公司小鎮的那道大門蜂擁而出，並朝試驗場的方向呼嘯而來。旁觀的工人朝他們丟擲石塊，保全暫時未對此採取任何動作，但德倫特不安地感覺到，自己的在場可能不再對工人們產生任何保護作用了。他希望艾拉有為這種突發事件做好準備。

德倫特的內心有一部份因這場混亂而狂喜，另一部分則在思考自己陷入難解困境的可能性。

一台最靠近德倫特起重臺架的戰犬在周圍滑行，然後用沈重的步伐走到試驗場邊緣的狹路上，擋在伊萊的路線前方。伊萊舉起一隻手，比出警告的手勢。「敢再靠近一步，你就會後悔自己誕生在這世上，鉚釘頭，」他說道。「這個男人是個罪犯，還對公司資安保全造成威脅。」

戰犬停下來了。伊萊爬上通往德倫特平台的階梯，並舉起來福槍對著德倫特；戰犬則站在德倫特

的右手邊，俯瞰著平台。

「你死定了，德倫特，」伊萊厲聲說。「企業間諜活動是可處以死刑的重罪。」

「我是個全像影片的導演，」德倫特回答。「我正在工作。」當他說話時，達立歐的旁白仍持續播放著。

雖然在設計上戰犬是用來進行反車輛作戰，但是仍能輕而易舉地對付敵方步兵。因為就算步兵身上沒有覆蓋鋼鐵，這並不代表他們能對抗電漿充能彈。

戰犬在不到五公尺的距離射出電漿充能彈，讓伊萊的身體融化、燃燒並炸裂開來。德倫特往地上撲倒，躲開熱風、爆音和伊萊的屍塊。他抱住了頭部，動也不動，直到他意識到艾拉正在透過揚聲器說些什麼。過了一會兒他才聽懂。「如同你所說的，伊萊。企業間諜活動是能處以死刑的重罪。很抱歉我們來不及為你辦一場聽證會。」

德倫特在心裡想，伊萊是不會來找他把預付款項要回去了。至於伊萊的雇主，可能就……但這個問題到時候再說了。

「戰犬，就是現在。」艾拉說。德倫特領悟到自己並不是唯一監視著整個情況的人。

戰犬全體轉向，在呼嘯聲中離開了試驗場，坦克與維京戰機的燃燒火光在身後映照出它們的輪廓。演示進行得非常完美，伊萊的意外喪命和他將罪名加在德倫特身上的行為也添增了興奮感。德倫特從來沒看過像這樣的事。強大的火力！陰謀詭計！他覺得有緣參與其中真是幸運。

艾西歐姆軍械會賣出許多戰犬。但也會遇到許多問題。

戰犬的隊伍來到了行政綜合設施的外緣。一路上，他們善加利用電漿充能彈來對付保全車輛。德倫特看著八台車輛起火燃燒，保全守衛匆忙跳下車子並逃回工廠。德倫特注意到，他們之中竟沒有任何人去防禦行政綜合設施。

在需要摧毀敵方建築物的情況下，戰犬的電漿充能彈系統也有相當有效。

戰犬們踐踏過柵欄，手臂近乎隨意地擺動，鋼鐵的柱子就隨之折斷。德倫特看見艾拉從工廠走了出來，領著一群表情嚴肅又興奮的技師。他檢查了一下影像訊號，發現艾拉已拍攝下一切並回傳給他。德倫特高興得幾乎要拍起手來了。

「我們封鎖了人工智能，」她的聲音從螢幕的音響裝置傳出。「民防組織的反制手段全都起不了

作用，艾西歐姆的保全流氓也沒種對抗戰犬。從現在開始，情況會有點不同。艾西歐姆可能得換人來管理了。」

戰犬有條不紊地摧毀著行政綜合設施，裡面的人狂奔到建築物外；其中一些人受到工人們的「招呼」，就和兩天前艾西歐姆保全招呼工人們的方式一樣。德倫特說了些關於自我克制的話。然後他想到正是這群經理與主管中的某些人，想出了這種殺死部份工人的計畫。於是他把克制運用到了自己身上。

「做得好，德倫特，」艾拉說。「你有拍到你的全像影片嗎？」

「德倫特有拍到德倫特需要的東西，」他回答。

「那德倫特最好趕快離開這裡，」艾拉回答。「之前提過的星際跳躍船正在發射台等著。你多快能趕到那裡？」

「很快，」德倫特說。他將拍到的影像蒐集起來，並把器材棄置在原地。全像攝影機很便宜。德倫特可不便宜。

唯一的遺憾是他留下了他的椅子。自從他以「飛螳大隊」取得巨大突破後，它就跟著他飛過許多星系，在每一次執導的拍攝場地裡陪伴著他。但一切都有分離的時刻。或許那時刻就是現在，趁德倫特還有機會避開一場如火如荼的小型革命時。德倫特得到了製作一部偉大全像影片的素材，損失他的椅子或許是個必要的代價。「德倫特要和你道別了，」他對椅子說著，然後爬下平台，盡可能避開伊萊的屍塊，並穿過斷裂的地面走向站在行政綜合設施門口的艾拉。和往常一樣，他的微型攝影機拍攝著一切。

在最後，還有一樣東西是他想要的。「艾拉，」他開口。「到克哈星來。妳會成為全像影片界的巨星」

「你想當星探發掘我嗎，德倫特？」她帶著古怪的微笑。

「是的，」他說道。「數十億的人都會看到妳。他們會愛上妳。愛上妳的勇敢、妳的魅力。」

「嗯哼。我和你做個交易吧，」艾拉說。「找到亞寇夫·伊烈夫，告訴他艾西歐姆想要雇用他。做到這件事，我就考慮去克哈星找你。」

「妳的原則。他們會愛妳的原則，」德倫特說。他已經神魂顛倒，如同任何一名出色的導演為了天生的明星力量而神魂顛倒一樣。

「快走吧，德倫特，」她說。

當他登上星際跳躍船時，駕駛員說。「我們欠你一次。你保證這影片會公諸於世嗎？」
「如果你能確保德倫特離開，德倫特就能保證這故事會公諸於世，」德倫特說。

「就這樣說定了，」駕駛員說。太空船起飛離開。德倫特看著下面的工廠與起火燃燒的行政綜合設施。在那畫面逐漸遙遠並消失在雲層身後之前，他拍下了一切。三天。這一切都發生在三天的時間裡。他腦中又浮現了另一個故事。他想的是：艾拉。她領導了反抗艾西歐姆鎮壓的行動。關於她的全像畫面相當充足，足夠德倫特實現這個構想。只要他能找到亞寇夫·伊烈夫……沒差。他想盡辦法也要把艾拉塑造成明星，讓無數的人看見布卡里五號星那無畏而高貴的新任領導者。她很快就會成為自治聯盟中最出名的人之一；她的名聲從一座公司小鎮的荒地崛起，在煙霧瀰漫的雜亂工廠間蔓延。她的勇氣打倒了背信忘義的艾西歐姆。太棒了！

這不是他過來時打算執導的故事。甚至不是他在戰犬演示開始時想像到的故事。但他打算製作這個故事。這故事裡有真相，儘管沒有精確描述一切事情的經過。藉由現實的素材，他可以製作出一個比現實本身更加真實的現實。

這個現實將由我執導，他想著。我是德倫特。